

# 中国名人全传

THE BIOGRAPHY OF CHINESE MOST FAMOUS PERSONS

圣贤文豪 系列

THE SAINTS AND MASTERS



SIMAGUANG'S BIOGRAPHY

司马光全传

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  
他们使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 
他们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  
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 
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

传

长春出版社

圣贤文豪  
系 列  
THE SAINTS  
A N D  
MASTERS

中国名人全传

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开卷更替紧密相连  
他们使中国历史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 
他们影响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 
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 
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生不息



ISBN 7 - 80604 - 559 - 7/I·82

全十六册定价:400.00 元 单册:25.00 元

忠 清 粹 德

# 司 马 光 全 传

宋 衍 申 著

长 春 出 版 社

# 总 序

人创造了历史。确切地说，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。然而，在过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有多少风流人物兴衰浮沉，影响和主宰着社会的风云变幻。大浪淘沙，仍能流传千古、名彪史册的英雄只有那些少数人物，他们和中国历史的兴衰更替紧紧相连。他们参与创造中华民族千年不断的历史；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速度；他们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世代被推崇的著名人物。

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改革家，以帝王将相之尊而名垂青史。他们有的以其雄才大略、英勇神武，开一朝盛世，创治世峰巅；有的崛起于烽烟四起之时，以金戈铁马、戎马倥偬，结束长期战乱纷争，给国家带来和平安宁；有的以其智谋权术，纵横捭阖，辅佐一代帝王成就千秋霸业；有的励精图治、变法自强，挽江山于既倾。他们是真正的叱咤风云、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，中国历史因他们而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。

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享有最尊崇的地位，被后代尊为圣贤文豪。他们以其深厚卓绝之才能，坚忍不拔之毅力，倾一生精力，披肝沥血，创一代风气，成一代宗师。他们的人品学识是一代又一代人们学习的楷模，他们的文章著作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他们

是千百年来中国主流文化的象征。

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、军事家、科学家，他们以其不凡的思想和卓越的功勋被后人誉为名士名将。不论是国强民富的黄金盛世，还是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，他们都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思想见地和为国分忧的忠胆热忱。相对于帝王将相的高贵霸气、圣贤文豪的无尚尊崇，他们的身份似乎稍显卑微。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最坚固的根基。千百年来，他们被人民大众神话般地歌颂着，他们是民族的大众的精英。

中国名人，是中华民族的魂。他们如夜空中一颗颗耀眼的巨星，交相辉映，璀璨夺目。朝代的兴废，改变不了他们的业绩，岁月的流逝，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，时代的变迁，动摇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。

《中国名人全传》集历朝历代各个领域精英于一体，以生动的语言、独特的视角、精妙的叙述，全方位地再现了这些著名人物非凡的智慧、卓越的成就、不朽的英名，他们不平凡的一生所走过的道路，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说，英雄创造了历史。

编者

2002年7月

## 序

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，获得司马光这样知名度的人物，并不太多。他幼年击瓮救友、中年以后奉诏编修《资治通鉴》、晚年以残病之躯尽罢“熙丰新法”三件史事，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。至于人品性格，如勤俭质朴、待人以诚的生动事例，也广为传播，为许多人所了解。

正是以上诸项原因吧，长春出版社在其“中国名人全传”系列书中，决定将司马光纳入其中，并把写稿的机会赠给了我。

写历史人物传记同创作文学典型人物不同，即需要以先人提供的史料作根据。为了人物形象的饱满和情节的生动，允许作者进行一些合理的想象和细节的加工，但绝不可脱离历史胡编乱造，任意驰骋其说。至于分析、评价，那是学术问题，见仁见智，自会不同，作者理应享受这一空间的自由。

这本《司马光全传》即是基于以上的思考作成的。至于是否体现了以上的思考，则有待读者的评判。

先人提供有关司马光的史料是丰富的，包括正史、别史、杂史、笔记、文集，绝不少于百种，如果加上只记司马光只言片语的著述，恐怕谁也难以统计出一个准确数目来。史料丰富是好事，但也是个麻烦事。这种麻烦不仅表现为要用时间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它们，更表现为对不同记述，甚至截然相反的记述，要去伪存真，以衷一是。这是能否写好此书的一项基础工程。我自知水平有限，驾驭这项基础工程未谓尽善，然而，我确实尽力而为了。

对司马光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、评论，当他在世时，便展开了，至今九百余年，未曾少停。司马光的政治作为和学术思想，影响后世实在深远，回溯历史，不难看到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及世界上一些国家中，当人们需借鉴历史，开辟未来时，每每要牵涉到他。

要分析、评论司马光，就离不开王安石。这二位曾经是朋友，后来才变成了政敌。无论是哪一位评论家，对这二位的人品、学问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的。分歧之处均产生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作为上。大致说来，从南宋开始到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之前，肯定司马光，否定王安石者多；肯定王安石，否定司马光者少。戊戌变法诸君子，自比于王安石，所以对王安石评价高起来，对司马光批评多了些。但是，对司马光的人品、学识还是持肯定态度的。北宋王朝权奸章惇、蔡京之后，将王安石举之上天，将司马光踏之入地的事，只发生过一次，那就是“四人帮”的“批儒评法”运动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学术界实事求是之风大行，人们在权衡王安石、司马光时，尽可能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，大家公认，不能为了肯定王安石，就不分青红皂白否定司马光；同样，也不能为了肯定司马光，就不分青红皂白否定王安石。

我认为，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对中华民族有过重要贡献的先哲，都不愧为历史伟人。他们二人在政治上的是是非非，皆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做依托。在纠正北宋弊端这一大问题上，二人并无大分歧，产生的分歧都是在如何纠正的问题上。双方的指责，都击中了对方的一些要害，论战所用的词句都不免有些过激，甚至指责对方的缺点，恰恰也是自己的缺点。

所以，尽管我们承认他们都不愧为先哲、伟人，但也必须申明：他们都是有着相当局限的历史人物。

1998年10月15日于双趣斋

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一章   | 击瓮救友 .....      | ( 1 )   |
| 第二章   | 书香门第 .....      | ( 10 )  |
| 第三章   | 初到汴京 .....      | ( 19 )  |
| 第四章   | 中进士 .....       | ( 27 )  |
| 第五章   | 婚事 .....        | ( 36 )  |
| 第六章   | 初任地方官 .....     | ( 48 )  |
| 第七章   | 守孝五年 .....      | ( 56 )  |
| 第八章   | 从地方到中央 .....    | ( 66 )  |
| 第九章   | 在太常礼院 .....     | ( 74 )  |
| 第十章   | 初识王安石 .....     | ( 84 )  |
| 第十一章  | 从郢州到并州 .....    | ( 94 )  |
| 第十二章  | 麟州事件 .....      | ( 103 ) |
| 第十三章  | 荣任谏官 .....      | ( 112 ) |
| 第十四章  | 纵论人君之德 .....    | ( 121 ) |
| 第十五章  | 改革科举 .....      | ( 131 ) |
| 第十六章  | 进贤退不肖 .....     | ( 139 ) |
| 第十七章  | 辅佐英宗皇帝 .....    | ( 147 ) |
| 第十八章  | 罢刺陕西义勇之争 .....  | ( 155 ) |
| 第十九章  | 上奏《通志》 .....    | ( 165 ) |
| 第二十章  | “臣不能为四六” .....  | ( 173 ) |
| 第二十一章 | 铁面御史 .....      | ( 181 ) |
| 第二十二章 | 与王安石见解的分歧 ..... | ( 191 ) |
| 第二十三章 | 变法之争 .....      | ( 199 )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二十四章 | 分道扬镳·····        | (208) |
| 第二十五章 | 辞枢密副使·····       | (216) |
| 第二十六章 | 出知永兴军·····       | (224) |
| 第二十七章 | 初见邵雍·····        | (234) |
| 第二十八章 | 独乐园中·····        | (244) |
| 第二十九章 | “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”····· | (253) |
| 第三十章  | 耆英会·····         | (262) |
| 第三十一章 | 挥泪上奏·····        | (274) |
| 第三十二章 | 《资治通鉴》修成·····    | (282) |
| 第三十三章 | “留相天子，活百姓”·····  | (290) |
| 第三十四章 | 尽罢“新法”(一)·····   | (299) |
| 第三十五章 | 尽罢“新法”(二)·····   | (308) |
| 第三十六章 | 死于办公室中·····      | (316) |
| 第三十七章 | 举国哀悼·····        | (325) |
| 第三十八章 | 故事还在继续·····      | (332) |

## 第一章 击瓮救友

大宋，仁宗（赵祯）天圣三年（1025）。

春光普照。

地处黄河岸边，天下之中的洛阳（今河南洛阳），乃王室之西部。土圭日影，得阴阳之和，伊、洛、嵩、少，钟山河之秀。

自太祖（赵匡胤）开基，太宗（赵光义）继志，经真宗（赵恒），到仁宗七十余年，除东京（汴梁）之外，洛阳最得翻旧营新之利。这里人口号称五十万，街巷纵横，店肆栉比，富贵利达，文教昌盛。

自宋初以来，许多名公大人，富商巨贾，致仕官僚，在伊畔洛滨营建数以千计的园林别墅。天下之盛衰，只瞧这园林的兴废便见端倪。洛阳又是一座花城，这里的牡丹，得天匠地孕，品类万千，为天下第一。每当春光融融之日，洛阳城里，馆榭池台，倩影诗声与千品万类五颜六色的牡丹，相映成辉，写照着大宋天下一派升平昌盛的景象。

城北尊贤坊，傍洛滨而清幽，乃达官贵人聚居之区，名园别馆错落其间。其中一角青门楼和青门楼里传出的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的诵书声，每每诱人驻足。

仔细望去，门楼里是一方宽敞的庭院，四周围着砖墙，沿墙根儿是一畦畦含苞待放的牡丹，院尽头是一座青墙碧瓦新砌成的七间大房，窗宽门大，四间是教室，三间是寝室。原来，这是三年前新任河南知府刘烨的一桩德政——为河南府、洛阳城（河南府治所在洛阳城）官吏子弟所建的一所学馆。学馆因尊贤坊而名“尊贤学馆”。

学馆里只有一位姓刘的老先生，别看他只是一位教书先生，却是进士出身，致仕的知县，可以与达官贵人平起平坐、称兄道弟，学馆收有三四十名学童，都是家居尊贤坊区内官吏的子弟，大者十一二岁，小者八九岁，入馆久的，读《左传》、《诗经》等经书，初发蒙

的，先读小学（识字之学），然后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学馆里没有固定的教学进度，而是因人施教。所谓读书，实际就是背诵。检查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自然也是背诵能力如何。至于讲解文义，那是以后的事。

司马光这年七岁，真宗天禧三年（1019）十月十八日（11月7日）出生，实际不满六岁，因其父司马池是河南府留守司通判（知府副手），又住在尊贤坊区内，自然有条件入“尊贤学馆”读书。司马光是正月十六开学入馆的，和那几十个孩子相比，年龄最小。

司马池重视家教。大约在司马光呀呀学语时，就开始教他识字了，稍长，便教读唐诗、《急就篇》、《颜氏家训》、《高氏小史》一类启蒙之书。儿时的司马光对父兄教之书，从不厌烦，虽然是囫囵吞枣却兴味盎然。比起同龄的孩子，显得早熟许多。他家离“尊贤学馆”近在咫尺，每当路过那青门楼，听到里边传出的诵读声，都觉得十分有趣，禁不住停步倾听，向院里张望，半晌不回头。

司马光是个质朴的孩子。刚懂事时，母亲为他做了一套花花绿绿的衣裳，在过节时要给他换上。可是，司马光一瞧见花花绿绿，就露出一副羞涩难当的神情，赶快躲开了，母亲没注意，硬把孩子拉过来往身上穿。司马光蹬腿摇手挣扎，哭叫着：“俺不穿……不穿这有花的……俺不穿花衣……”

母亲明白了。一把搂过眼帘挂着泪花儿的孩子，心疼道：“娘知道了，俺儿不喜花俏……不穿这花衣裳了……莫哭，莫哭。”

司马光看到母亲理解了自己，破啼为笑了。司马光终生不事奢华，于物澹然无所好，根于本性。

小孩子有时也有虚荣心。

一次，父亲带回家一筐青核桃。司马光闹着让姐姐给脱皮挖仁儿吃。可是，那青皮死死贴在硬壳上，姐姐左弄右弄，青皮就是脱不掉。姐姐无法可想，干其它事去了。一个女佣走过来，司马光便请女佣帮忙，女佣二话没说，把一筐青核桃挎进厨房，烧了一锅开水煮起来，不一会儿，青皮全被煮烂，脱得净光。姐姐转回来，问弟弟：“是谁把青皮给脱光的？”

司马光吞吐了一下，低着头，道：“是——俺。”

父亲对女佣给青核桃脱皮的过程全看在眼里，没想到孩子竟说谎，刹时翻了脸，把小小的司马光一把拽过来，狠狠质问：“小小年纪怎敢撒谎？！嗯？”说着就要打屁股，吓得司马光“哇哇”地哭，连忙道：“不敢了，俺不敢撒谎了……”姐姐自然护着弟弟，把父亲推开了。

这件事给幼小司马光的心灵上打了一记深刻的烙印。司马光终生以“诚”自励，时常向亲友讲述这次教训。

七岁这年的除夕，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母亲抚摸着孩子的头，问：“光儿，吃完年夜饭，该几岁了？”

司马光头一歪，道：“七岁。”

母亲高兴道：“对对。俺光儿长大喽。”

父亲正正经经道：“七岁了，上得学了。爸爸送你去尊贤学馆读书去，如何？”

司马光一听这话，心里像绽开了五颜六色的牡丹花一般，高兴得顿时手舞足蹈起来，扯着爸爸的手，迫不及待地嚷嚷起来：“去去去，俺就去。”

父亲道：“莫性急，正月十六才开馆呢。”

妈妈略作思忖，道：“光儿还小，到尊贤学馆要寄宿的。”

父亲道：“寄宿才好。孩子们朝夕相处，群处而自治，长进得快。”

父亲的话就是决策。

灯节一过，便是正月十六。

清晨，司马池令佣人先将被褥和文房四宝送到学馆。然后带着蹦蹦跳跳的司马光去入学。

刘先生那里，司马池早已招呼过，现在又是通判亲送孩子入学，便早早在青门楼外候等了。

司马池见了刘先生，双方拱手行礼毕，进了刘先生居室，令司马光行了跪拜之礼。

刘先生望望司马光，司马光垂手而立，眼里放射两道渴求的光，

就觉得十分欢喜。然后问：“此儿名‘光’？”

司马池颌首答道：“在下家中孩儿，都是单字，长子名旦，此是二子，生下取个‘光’字。”

刘先生捻了捻胡须，笑眯眯道：“光者，广也。《易经·坤卦》有‘含弘光大，品物咸亨’之句，是取此意喽。”

司马池略摇一下头，道：“光儿之名，乃为纪念而起。”

刘先生感兴趣道：“噢？是依事依时，还是依山依水啊？必有典故，哈哈……”

司马池道：“在下六年前知光山县（今河南光山县），生得此儿，因以为名，并无什么典故。”

刘先生一听，似更有兴趣，不无饱学道：“光山县又因浮光山得名，潢河绕城而流入淮河。东汉始设县衙，名西阳县，南朝刘宋改光城县，隋文帝始改光山县。有山有水，稻麦遍野，药材满山，真乃风水之地啊。”

司马池赞扬道：“刘先生真乃博学之士，可敬可敬。”

刘先生谦逊道：“愚钝为信阳人，与光山相邻。桑梓乡邦地理历史，妇孺皆知也。”接着又道：“司马公当年知光山虽一年光景，百姓至今颂德不绝。”

司马池忙摆手：“哪里，哪里……”

刘先生道：“光山县街那口水井，民称‘司马井’，非为怀念司马县令大人而何？哈哈。”

司马池不安地解释道：“光山民风淳厚，官爱民一尺，民敬官一丈。若说那口水井真乃一口少见甜井，其水饮之如饴，涤之似碱。光儿生下初浴，便是其井之水。”

刘先生附合道：“看来此井乃是对司马公父子双重纪念了。”

司马池又连忙摆手：“岂敢，岂敢。”

刘先生似乎才想到正题，拉过司马光的手问：“司马光，你在家识得多少字？读过何种书？”

司马光道：“俺哥哥说我能认七八百字，读过的书……嗯，《高氏小史》、《急就篇》、《颜氏家训》，还有一些汉赋、唐诗……”

司马池在一旁截断司马光的话：“皆为囫囵吞枣，走马观花，食而不化，哪里算是读书。”

刘先生道：“司马公莫要客气。孩子的家学，愚钝必须了解，以便因材施教。”

司马池道：“尚仰先生严加教诲。”

刘先生接着道：“光儿天资聪慧，又得良好家教。依愚钝之见，可免去小学功课，就从《论语》学起如何？”

其实，这也正合司马池之意。司马池点点头。

时光如流，转瞬两月已过。

同司马光一起从《论语》开蒙的孩子还有四五个，其中两人背诵得快，司马光感到自己记诵不如人，心内不是滋味。刘先生认为司马光年龄小，虽然背诵不是最快的，也不是最慢的，所以并未督促他。

但是，刘先生发现每次课间休息的半个时辰，司马光既不在教室里，也不在庭院中玩耍。上哪儿去了呢？刘先生找到寝室。噢，原来司马光坐在自己的床铺上，放下帷幔，一个人苦读呢。刘先生又是喜欢，又是心疼，道：“司马光，读书也要有劳有逸，不可如此。”

司马光发现先生来了，赶紧下床，听刘先生劝他休息，便道：“先生常讲：人一能之，吾十能之，人十能之，吾百能之。我记诵不如同学，就应多下功夫才是。”

刘先生点头称是，越发觉得司马光是个人小志大，有出息的种子。

不久，中考（每两个月考试一次，叫中考），几个读《论语》的孩子，按先生的要求应背诵前十章，有的断断续续背诵下来，也有的在先生一再提示下，还背诵得丢三拉四。司马光是最后一个背诵，谁也没料到 he 竟一口气把前十章全背诵下来，有如行云流水，滚瓜烂熟。

刘先生禁不住叫出声来：“善哉，美哉！功夫不负有心人！”

那些正在读书的孩子，被先生这一失态的惊叹吓了一跳，室内读书声嘎然而止。

司马光试探着对刘先生道：“先生，俺想从后头往前头背诵一遍，

可否？”

刘先生和几十个孩子不约而同睁圆眼睛，刘先生捋了一下胡须，抿着嘴唇，连声道：“好好好。”然后对着全体学生道：“吾等同听司马光倒背《论语》如何？”

众孩子异口同声：“好！”

室内顿时静得出奇，一根草棍落地都会惊动大家。

司马光则从容不迫，背诵起来：“乡党第十，孔子于乡党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……子罕第九……泰伯第八……学而第一……”当最后一句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”刚一停住，刘先生与几个孩子的掌声“哗”地响起来。

刘先生激动得从座席上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倒背如流，倒背如流啊！”

从此，“尊贤学馆”出现了一种风气：顺序背诵不算读书好，倒着背诵才算有能耐，就是几个大孩子读《左传》也试验起倒着背诵了。

学馆每逢十五、三十都要放假一天。孩子们自然都要回家。又一个假日到了。头天晚间，佣人就把司马光接回家。

孩子倒背《论语》以及课间不休息的消息，早已由刘先生传达给司马池一家了。

母亲早早站到门口，迎候司马光。半月未见了，母亲见孩子圆圆脸蛋瘦下一圈儿，光泽也减去许多，心疼地抚摸着司马光的双颊，一迭声道：“累坏了，累坏了……真是读书苦呵！”走进堂屋还迭声不止。

父亲自然也心疼儿子，但他更重视严格要求，便批评母亲：“莫要婆娘心肠。孟子曰：‘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……增益其所不能。’苦读苦读，自古以来，有所为者，几人幼年不苦读？”

司马光笑盈盈道：“不苦，不苦嘛。先生说：乐在苦中。”

司马池道：“刘先生高见。”

司马光接着道：“先生说了，我这样读下去，年底可把《孟子》也读了。明年开学，先生就教我读《左传》呢。”



母亲道：“《左传》可是部大书，更不易读的。”

司马光道：“《左传》一书所记都是春秋时代的历史故事，比《论语》净讲道理，更好记诵呢。”

司马池又严肃起来，道：“莫骄傲！你对《左传》所知几何？”

司马光眨了眨眼，道：“我旁听先生给大同学讲《左传》，真有趣儿……”

司马池打断儿子的话头，问：“哪桩事有趣？你说得来？”

司马光毫不迟疑道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、周郑交质、晋楚城濮之战……都有趣。”

司马池追问：“你就说说城濮之战有何趣？”

司马光如数家珍般侃侃而道：“城濮之战晋文公以信取胜，楚国大将子玉因骄而败。晋文公退避三舍，以退求进……”滔滔不绝。

司马池也没料到儿子小小的年纪旁听《左传》竟能讲得头头是道，自然喜在心中，乐在嘴上，转过脸对妻子：“光儿嗜《左传》，最近街里书坊进来几套杜预所作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让人去买一套回来，给光儿。”

母亲答应一声。

司马光心里又乐开了花儿。

自从司马光对《论语》倒背如流之后，“尊贤学馆”里不少孩子也学起司马光来，课间不玩耍了，钻进寝室去下功夫。刘先生察觉后，不允了。

一个时辰过去了，看看日上东南天空，该是辰、巳之交了。刘先生用教鞭敲了两下讲桌，道：“罢罢罢，该中休了，都到外面玩耍，中休时，不准读书，听清没有？”

众口同声：“听——清——啦——”然后呼啦啦、闹嚷嚷一阵，几十个孩子欢呼雀跃般挤出教室，涌向庭院，各从所好，有的嬉笑追逐，有的踢毽子，有的学老鹰捉小鸡，有的学大人投壶比准儿……

忽然，一个孩子高叫：“哎呀，毽子踢到房顶啦——”

几十个孩子“忽啦”一下，齐集房檐下向上瞧，只见那毽子不偏不倚夹在两片瓦楞之间，有个孩子寻来一根竹杆，费尽手段，竹杆就

是碰不到毬子。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叫着：“谁有办法？快献计！”

一个大孩子蓦地一拍脑门儿：“有了。”

孩子们问：“有什么？”

大孩子甩了甩胳膊，似乎在表示自己的力量：“我上房！”

孩子们又问：“咋上？”

大孩子狡黠地挤了挤眼皮，说：“从那儿上。”他指指放在房东头的那口贮满清水的大缸，那是学馆里浇花儿用的贮水缸，缸高体大，大人蹬上缸口都要费些力气的，更何况十来岁的孩子？可是庭院没有登房梯，能从缸口往房顶攀登，确是一个办法呢。

大孩子一边说着“我蹬那缸沿上房”，一边跑向大缸，纵了几纵，竟真的爬上缸沿，然后双脚小心翼翼踏在缸沿上，双手抓住房檐向房顶上爬。

下边的孩子们不断为大孩子勇敢叫好。

司马光和几个孩子大声喊着：“当心，当心。”

大孩子逞能似地爬，想不到失手了，只听“啊呀！”“咕咚！”大孩子不歪不斜正落缸中，水是满缸的，头顶也淹没了。

几个孩子见状惊散而去，几个胆小的竟呜呜哭起来，一个有心计的孩子跑进屋里去报告先生。

刘先生闻讯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门。

司马光没逃散，也没哭喊，只见他正用双手捧着从院角花畦边寻到的一块大石头，趑趄趑趄抱到缸前，双眼圆睁，使出全身力气，将那大石块狠狠地向水缸的肚皮砸去！

“咣当！”“哗啦啦——”一阵响，大水缸肚皮被砸去一个大洞，贮在缸中的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。

这时，刘先生又跑到缸前，叫着大孩子的名字。大孩子全蒙了，半晌才从缸里探出头来。他除了呛几口水，没伤一点皮肉。

刘先生和几个孩子把那大孩子安顿到寝室静养，当着几十个孩子的面，把司马光拉到怀中，拍着司马光的肩头，道：“勇冠三军，智赛诸葛，大器早成也！”